

生與生之表現

盧劍波著



新時代書局發行

代 序

知道：不僅生的方式是不自由的，生的表現是不自由的，甚而至於‘生’，也是不自由的。然而這有一種，愚昧的，被動的，不知反抗的人；有一種慧點的，世故甚深而浮沉於罪惡的淵藪，執着於‘現勢’ (Status quo) 而迷信個人不完全的經驗為整個的完全的認識，——或為一生一世的個人安樂而自願被豢養於魔宮的人；或能巧借美妙的理論主張，以掩飾其行為，顯然過着雙重人格，即是想抓着光

明與黑暗的人；以及雖在現社會的罪惡淵藪討着生活，然而却永是掙扎，明知是失敗，就有了失敗，也還是掙扎——在奮鬥的可能範圍內，一分不讓步地掙扎，而受着人間的貧乏苦病迫害與譏笑的人。第一種是大多數的羣衆，被“愚昧”控制着；第二種是‘人無責任論者’，是自己承認自己是科學頭腦，或“唯物論者”，雖然他的唯物觀念，只是一口諷刺的鏡子。第三種人是‘責任論者’，是生在掙扎困苦之中，而死在屈辱嘲笑之中的人，他被前一種人呼爲“唯心論的人物”。

我生在第三種範疇中，我將不得已和第二種範疇中生活的人，離開得愈遠，甚至於有一天會在理論上及實際上衝突起來。這是我最近的宣言。

× × ×

這本冊子。這彙集我在一九二八——九年在

上海及四川時寫的雜論或小品，而將其中之可以認為“犯罪”的一部分抽出以後所餘存的東西。本來整個的人生之表現已經是殘缺不完，而在殘缺不完的狀態中還遭着毀肢殘形的刑罰，這是使我引以為痛的。然而我希望共鳴的朋友能夠由這殘缺的表現，認識社會秩序的殘缺。

三〇至三一年，埋首於靠譯書吃飯的生活中，已感到單調平凡，與乎知行之矛盾。精神與肉體交受着磨蝕，我不知道，我能否另闢一點生路。在可能中掙扎，憧憬，企圖，能走進一步，則這一步便堪贏得我的安慰了。

並以我在四川時，給我以道德上及經濟上的無限幫助的建中弟，為紀念他，便以此作為我呈獻他的一點微忱罷！

是為“代序”。

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三日劍波在上海。

我的童年

一切過去都是如夢：夢境在醒後時，常常是記不清的。人生何嘗不這樣呢？說是兒童時代是最可寶貴的，最可回味的，是天真爛漫的一朵含苞待放的嬌花，濕着春露，沐着晨曦，在那兒，我們便可以發現神性。然而，兒童時代的記憶，在我是非常的不完全，神性埋沒了，現在是像一朵快要凋殘了的花，已經在大自然中孕蓄了兩種不同的元素：一是迷醉人的香氣，一是螫人的含毒的刺。太陽在輝耀

着，曙晨曦也在慰安地親吻着，然而這些都像是偶然的不經意的幸福了。閃閃眼睛，表示一點謝意；搖搖頭，在充盈着一時忘苦的傾謝之時，又覺得心裏的震顫與否絕了！也許自己是一個否定的精靈，然而該給我否定的，一切莊嚴的魔土魔宮魔鬼，卻在血的浴池中表現着他們的尚在緊張強暴的力量。筋紋紅紅着浮起在肉的高塔之上，像粗大的鐵索與惡毒的妖蛇。人與魔在交戰着！人是魔的否定者。人的祖先普洛墨丟斯（Prometheus）啊！——突然在筆落下這兒之時，便想到自己曾經看過的法國讓德波斯協（Jean de Bosscher）所作的吉訶德先生（Don Quixote）插畫之一——這就是“戰勝巨靈布洛卡特魯諾（Brodadruno）的他。”畫不在我面前，只能在記憶中搜索到一些模糊的印象。但這就足夠了。黑底襯出一個巨大的惡魔來。

用着國粹的傳奇的章法，便是‘頭頂天，腳踏地……眼似銅鈴，頭似巴斗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利刃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……’的怪物。但實在呢，那巴斗大的頭顱，嵌着一對牛眼睛，突出於盆大的眼眶之外；不勻稱而顯着險巇嶙峋的面龐中無比大的一隻牛角辣椒（鼻子，）辣椒下面安頓着一口滿排着鋒刃毒矢的地獄口道。這些都落陷在人類的身上，作為命運而煎熬着。惡狠狠地舞出那鐵鑄的巨臂，像妖蛇一般天矯地在捉人來噬。人間一墮入他那地獄的口道便永無追返之日了。人，以吉訶德例做為典型的人，襯託起來是如何的渺小啊！操着短小而究竟是銳利的劍鋒，小小的眼睛子圓睜靜地投射在龐大的目的上，步伍與手法都不亂而調節着熱烈地搏動的心之節奏，想把這巨靈割斃而投擲在人間的三昧真火。好似是枉然的。人漸漸地浸責

在人魔混合的腥羶血海裏，到了最後的一口呼吸。那樣是眼睛漸漸昏花了，白髮長在熱烈的心上，心變得脆弱了，跳動的速度漸漸減慢而失掉他的和諧節奏，劍法亂了，……突然，在呻吟中，或在大吼中，拋下了武器而埋葬在血海裏。惡魔奏着了凱旋的合唱，狂笑地俯下頭來喝飲人間的血海。然而血海是喝不乾的。在普洛墨丟斯鎖壓的山上，和着淚，將他的力量灑到人寰，灑到鼾眠在魔鬼命運之下的人間，是如何辛酸苦辣與重壓啊。——是的，人間似乎在沉悶地死寂地——然而存在着。能與物交相存在着。這樣，在每一個吉訶德（注意，我以他爲一個奉仕真理并爲牠而犧牲的典型），要呼吸他最後一口呼吸之時，他便寫下如下的詩句留給後輩的兒女：

“愛真理罷，我的孩子，愛真理罷；

擁護真理使牠光明，
牠會使你的青春之晨歡欣；
雖然這需要着你一生的苦痛和鬭爭，
但牠將永遠使你保持着正直和真誠。”

他便以這個真理給與富有力量的新的人間，
人間是不絕滅的，人間的力量也不絕滅，人間不是
淨土，地獄永遠要噴出無限的憎人火燄。然而，人
間的血海要潮動的，要掀湧的，失敗於人魔之戰而
死朽的屍骨，就是培養這人間新胚種的肥料。

我們在盡着爲肥料的職能。我是我們中的一
個。

這樣，在連續一串串的生涯中，我何必去苦追
憶着過去呢！說，那是一條小豚，在飼養之中，爲供
奉犧牲的目的的飼養之中。持着這麼一個觀點，什
麼有着神性的兒童時代啊，便讓牠留下的痕跡破

現在沖洗去，現在的痕跡被未來沖洗去。然而神性的兒童時代的細胞核心，便成為現在的整體之一要素了。沉靜地，在戰鬥的法悅之中，反觀着自身，有着神性的兒童的精魂在微笑罷！

我常說，一個頑強不屈的現實制度的叛徒（Batalema Revoltulo），須要具有愛和憎兩極端的性格。爲了愛，故而有憎。爲了這人間的不平，不公道的朝朝日日殘酷的壓迫與榨取，所以要革命。然而這革命不只是希望，不只是言說，而是行爲。人生是一串行爲的連續體，也是不斷的爭鬭的史頁，即是說，在行爲絕不是採取着屈伏，呻吟，嗚咽，哭泣，咀咒，呼籲叩求的和平的形式。在人與魔的戰鬭之中，要的是‘黑’，要的是‘赤！’戰神在委娜斯的指導之下如雷如黑風地旋戰着。把自身的死，把敵人的死看做什麼？作爲如何的看法呢，那

是我們藉着安特列夫在往星中裏，天文學家塞爾該，臺爾諾夫斯奇的話：——“在世界上每秒鐘都有人死，在全宇宙裏每秒鐘或者要毀滅一個整世界。我怎樣能爲一個人的死亡而哭喊失望呢？”偉大的慈悲的釋瞿曇只能忍痛地目擊着流離王的屠殺，與流離王自身的沒落。我們撇開了這運命的迷信來看，不是也值得我們尋味的嗎？以這樣的觀念來看着自己在戰場中的死亡，這樣，塞爾該的兒子尼古拉便只是死去而不曾是永滅。所以塞爾該向瑪露莎（尼古拉的未婚妻）解釋說：“他在你心裏，他在我心裏，他在一切人們的心裏。……人沒有死亡，永生的兒子沒有死亡！”

如果我不曾錯解釋了塞爾該與瑪露莎，不，如果我不曾錯解釋了我自己的兩面，那麼，在我的眼睛內的工人綏憲略夫絕不只是一個冷酷的個人安

那其主義者，對於不幸者們，也和對於幸福者一樣的宣戰，真確些說，母甯是對於社會的復仇。工人綏惠略夫終於是爲了愛而做了犧牲的。所以他自己——大學生多凱略夫——對着他自己——工人綏惠略夫——說：“你的憎惡，你的狂亂的計畫，仍不外乎你所罵詈的這廣大的，犧牲一切的愛。”他不能夠拿“這不是愛……我不要愛！……”來戰退那大學生多凱略夫，多凱略夫彷彿從綏惠略夫的頭蓋裏發出音來告訴他：

“是的，這是真的……你是盡了你天職的全力愛着人類，你不能忍受邪惡不正，苦痛的大衆，於是你的明亮的感情，對於最後的勝利，對於你所供獻的各個可怕的犧牲真理，都有確信的感情，昏暗而且生病了……你憎，就因爲你心裏有太多的愛！而且你的憎惡，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犧牲！……”

“犧牲，犧牲！……將‘百牛’獻給人類，而且我們的全歷史也只是不斷的屠戮罷了……但進步是不虛的，從那邊，從光明的將來時，已經向我們伸出感謝和祝福的手來，這手便是幸福的和自由的！人間界的，是我們的孩子，我們的事業的！我的上帝啊！我們這短促可憐的生涯，對於建築在我們死骸上的這偉大的將來，能算什麼呢？……我們爲要突進向前，怎樣的在一步一步的挖通那‘惡’的多年的大勢呢……”

“我們就當作肥料，肥沃那地上的……這地土，從這裏便迸出新生活的萌芽來！”無論，綏惠略夫如何的反抗說‘你是黑教士’，然而，綏惠略夫終於做了肥沃那地上的……這地土，從這裏迸出新生活的萌芽來——的肥料！

以這樣的觀點來觀察我的全生活，來觀察我

的童年，我決不吝惜於這過去的事蹟的遺忘……

你願別人將來怎樣待你，你現在就怎樣待人。

你以後不願你的隣人對你做的事，

你就不該對你的隣人做。

一個人把他的隣人和他自己一樣地看待，

他就會從此學得一個行為之法則。

——摩訶波羅陀——

真理與行爲

荷蘭Multatuli說：“當我們經過長時間去尋求真理，結果以爲是尋得了牠的時候，我們常常很怯懦於去公開我們的意見和用行爲的來實證牠。”

這是證明社會是大悲劇場，人是扮演悲劇的主角。

這是證明真理和自身的利益是衝突的；真理和社會制度所要求於個人，所逼迫個人做的——

是和衝突。所以在這個社會裏，只見着虛偽與欺騙，只見着偽善者，只見着藉美名以行惡者，所以在這個社會裏找不着‘互助’而只見得‘互相利用’，難找到‘休戚相關’，而處處都是‘互相剝削和謀害’，爭名利，權，位，女人！……工具主義萬歲！

在這個社會裏如果一個人宣傳着真理，勉力實行着真理，——好像一隻羊在羣虎狼當中講着揖讓。

這是個充滿了憎恨和仇視的社會！

再把阿爾志跋綏夫 M. Artsybashev 在沙甯 Sanin 中的話換過來說：——“人們只知道一件事，他不願生活於他有痛苦的之上。……”

這已經可以解明 Multuli 的名言。這個社會制度未變更與新社會的道德未見諸事實之前，Max Stirner 和 Nietzsche 的精神總在許多被社會被同

擊謀害的強者之精神中間流着。

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上海